



沈西城

日本聊齋誌異

偶翻日本風俗書，輒難釋卷。年老，眼力不夠，看長篇累贅的小說，翻了十來頁便要閉眼養神。風俗一類的書，篇章短，敘事連貫，不傷眼力，固為我所喜。夜昨綿雨，看柳田國男《遠野物語》遺興。其中一則，記菩薩跟孩子間的事，顯出菩薩好心腸來。

土淵村有馬頭觀音，棲於廟，附近孩子日間無以為戲，即以馬頭觀音往來投擲為樂。廟之主持出來責小孩們對菩薩不敬，即請觀音回本位，畢恭畢敬，態度虔誠。孰料晚間，主持即罹疾。觀音在夢中責彼干擾他與孩子嬉戲，着以後勿再干涉。遠野町十王菩薩，亦有此心腸，愛與孩子玩耍，不避避人之別。《遠野物語》乃日本風俗學之父柳田國男所著，風格有類清朝紀曉嵐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以下茲譯二則以饗讀者。

《父死女隨》：「日本東京發生了一則感人肺腑的新聞，東京都町田市一個小學五年級學生宮川美樹，因尋父親，離家出走，迄今行蹤未明。本來兒童離家出走，在日本便多所聞，可像今越宮川美樹的例子，卻甚為罕有。宮川美樹的父親去年11月因生意失敗自殺，遺體移葬山中。宮川一直鬱鬱不樂，嚷着要找父親回家。家裏的人怕有

意外，對她嚴格督導。本月12日早上8點左右，宮川乘上學之便，離家後便告失蹤。本月12日下午，宮川忽然打電話回家告知安全，卻仍不肯回家。據家中人說，她口袋裏只有1,500日圓。本月13日，宮川並未到學校去，而且還向鄰居借了兩隻狗，一併向神奈川伊勢原的大山方面走去。大山就是宮川父親自殺的所在。宮川顯然是上山尋父，直至現在為止，仍然不會回家。於是父死女隨的傳說一直盛傳至今。」

《山的傳說》：「日本有許多名稱怪異的山，得名由來往往牽連一段故事，說是事實，似乎不合情理，當是神話，確又有幾分相近。土淵村有外形相同的小山兩座，名曰『離森』。相傳許久以前有狩獵人夜宿其中，半夜忽見地上冒出兩座山來，冒升的速度非常快，像是互相要比高矮似的，你高一丈，我也高一丈，爭持不下。山的冒升一直到東方既白方止。兩山長成的高度一模一樣，之後就永遠停留在地上，歷百年而不變。同村不遠處，另有一座二石山，山頂有兩塊大岩石排在一起，岩與岩之間有一尋闊，可容人走過，村人云此中絕不容一男一女同時走過。深夜時分，兩岩會擁，至清晨才分開。村人名之曰『夫婦岩』。」



姚珏

藝術與體育

上周五、周六我先後參加了第53屆香港藝術節的開幕儀式，以及香港啟德體育園的開幕儀式，這兩個活動一個代表老傳統、一個代表新起點；一個是藝術、一個是體育，看似並不相關，實則融合相通，機遇無限。

香港藝術節1973年就已經正式揭幕，是國際藝壇的重要文化盛事。因為我是藝術節節目委員會的委員，所以每年開幕式都受邀出席，也看到很多好朋友，每年我都會對藝術帶給香港的活力感到期待和驚喜。更重要的就是作為節目委員會的一員，當看到參與決定的國際精彩節目在香港舞台上呈現，感到非常自豪。

今年在香港文化中心進行開幕演出的是博洛尼亞市立歌劇院樂團，樂團由年逾古稀的意大利指揮大師杜拿多·倫澤指揮，以羅西尼《賊鴿》序曲的激昂旋律，為香港藝術節拉開帷幕。羅西尼被譽為「意大利歌劇的復興之父」，是我很喜歡的作曲家，當晚所演出的作品也非常精彩。下半場曾多次亮相羅西尼歌劇節的著名低男中音保羅·波杜拿，以及曾演出多部羅西尼歌劇的女中音西西莉亞·莫蓮娜莉聯袂登台，把詠嘆調的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，觀眾也特別熱情，大家充分感受到香港藝術節對於香港整個城市文化建設的重要性。

本屆藝術節匯聚1,300餘名海內外藝術家，未來一個月將在逾45套節目中呈現超過125場演出，涵蓋歌劇、交響樂、戲劇、舞蹈及跨界創新作品。傳統的香港藝

術節走過半個世紀，也不斷需要賦予時代之新，為觀眾帶來全新藝術體驗，今年也是香港藝術節第一次運用AI，加入演出的節目，非常有創新。

而上周六開幕的啟德體育園，是香港全新的地標，也是歷來最大的體育基建。雖然是體育場館，但無處不蘊含藝術之思，未來不僅是體育賽事，很多演藝表演也能在這樣一個全新地標上演。特首李家超致辭時表示：「由啟航天際到締造全新體育、文化、藝術世界舞台，香港又一次衝上雲霄，再創高峰。」確實，當今的體育、文化、藝術有了更多的結合，也是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最佳方式。我當天晚上感覺開幕演出很好地結合了藝術和體育。一是很多演藝和體育明星共同參與，比如奧運冠軍樊振東、江旻憓，還有演藝界的好朋友容祖兒、甄子丹、葉麗儀等。二是演出也融入體育精神，充滿創意，以經典和現代結合，特別抓住了中華文化之根，賦予時代之新，贏得陣陣掌聲。

我一直在思考體育和文化其實是息息相關的，很多時間體育運動員和藝術家有很多共同點。很重要一點就是都需要堅持、刻苦，不斷克服困難，然後才有機會站上領獎台或是舞台。我一直有個作品很想呈現給觀眾，就是《乒乓協奏曲》，啟德體育園開幕以後，我希望體育運動員和香港藝術家有更多機會文體結合，打造香港的城市品牌、大灣區的文化品牌，共同講好中國故事。特首說：「在有限空間創造無限天地。」我想藝術和體育都有這樣的魅力。



少爺兵

茅塞頓開創意無限

雖然只是剎那的一眼，但已令從事服裝設計的友人至今仍感震撼。事緣友人某日在內地的街道上，看見一對身材高挑的帥哥美女，穿着金色配搭黑色的「蒙古服飾」，像行走中的「衣架子」模特兒，穿梭於街道上，當時吸引了行人百分之二百的回頭率，友人心想：「中國具國際水準的服裝設計師早已在民間，正如課堂上老師所言：『四處遊歷吸取設計靈感的養分，才是真正而實在的體驗。』」

曾為無數演藝人設計過很多晚裝、禮服等的友人指，自己曾多次看到不少內地女士穿着漢服走街上，也看見很多熱愛中國文化的外籍男女穿着漢服，然而友人個人認為外國人不太適合穿着漢服，因為他們少了東方女性那股「東方韻味」，就如東方人穿着歐美服飾總予人一種「衣不稱身」的感覺一樣，所以友人的設計概念是服裝乃「因人而異」的作品。友人經常到法國米蘭觀看時裝騷，除為學習對方服裝剪裁技巧外，更明白在T台上模特兒的服飾，不過是展現設計師們在未來設計方面的概念，根本就不會有人敢將他們的服裝着出街。

與法國朋友結伴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聽中國越劇「頂流」演員陳麗君演唱一曲《鳳求凰》，友人表示湊巧遇見身形高挑的陳麗君穿着「軟布料」似絲絨的深色旗袍走進會場，竟被她旗袍袖口位的藍色、金色及披肩的繡片所吸引，細問之下才知道那些繡片是從中國貴州劍河帶回來的純手工老繡片，設計理念來源是「苗繡」的「蝴蝶媽媽」，不少外國人覺得「苗繡」很酷。事實上，中國不少民族都有他們的服飾特色風采，服裝設計就是「學無止境」的步伐，法國朋友續說不用「吹捧」，陳麗君的顏值和身形能駕馭很多不同風格的時裝，故此她代言的品牌亦不少。如她與外國鋼琴家合作所穿的「馬面裙」更着出美感。

友人強調自己頓感「茅塞頓開」，設計創意是無限的，視乎設計師們如何取材而已。



劉誠龍

綠娥凌空舞

送春春去未見回，午睡醒來愁未醒。蜷伏沙發上和衣假寐，也不曉得今何時，身骨有些疲軟，懶腰都伸不直，拖着夢步，伏於窗邊，嗅，未曾窗窗讀離騷，卻怪幽香天上来。

不是天上，是我窗上，窗上披掛着一盆吊蘭，細細花香，若有還無，若無還有，這就是古人所謂幽香吧。幽香是：懊恨幽蘭強主張，開花不與我商量。鼻端觸着成消受，着意尋香又不香。我之所伏，肘挨吊蘭，吊蘭腰肢輕亞，手指可捏，一根翠綠色長藤，直掛玻璃窗下，而在我的窗檯上，恰有一簇白根，斜側側長出許多鬚來，這是吊蘭分蘖之根鬚系吧？根不進土裏，竟然凌空，那麼，吊蘭是吸清風喝白露的，饑翁晨風，渴飲朝露，吊蘭之謂也乎。

串詞了，串得有些遠，從動物串到草木來了。饑翁晨風渴飲朝露的，說的是蟬。忽想曾在一個群裏與人所對，一位美女詩心蕙緒，轉唐朝虞世南一首《詠蟬》，入群言誌：「垂綏飲清露，流響出疏桐，居高聲自遠，非是藉秋風。」這回真不是跟美女對，而是圖好玩。我說：「蟬居高聲遠，不是藉秋風，卻是藉高枝嘛，70步後，打油一首：『垂綏飲清露，流響出桐來，居高聲自遠，正是借平台。』」這個不是唐突古人，也非對美女，純是賣弄。」跟美女解釋，秀才小才無地可賣，無版可賣，只能賣與小群，解釋復解釋，美女這才杏眼變花眼，蘭花眼，非桃花眼。

鳴蟬真否飲風吸露，我不知，我家吊蘭根已離塵，卻真可詩，我家居高樓，高樓高百尺，手不摘星辰，自然，不敢高聲語，恐驚天上人。山外青山樓外樓，高樓更有更高樓，星辰都被更高樓的摘取了，我離天三千三，離地三十三，上接不了天線，下接不了地線，吊蘭也一樣，隨我不高不低，不尷不尬，懸在半空中。吊蘭居半空之盆，盆下還是一根木架子，盆裏是塵土，那塵土多少年了呢？想必也成了凝固的清風靜氣，嗯，我猜想，吊蘭盆裏的那些塵土，已經是風與氣凝。

吊蘭生在這般盆中，竟也蓬蓬勃勃，漫逸生長，有詩為證：「何年一掬草，婆娑在盆中。葉瘦輕拖綠，花小不飛紅。根疏杯水淡，格高冷意濃。無關冬與夏，飄灑自得風。」飄灑自得風，說的是吊蘭吃風吧，其生命自風得來，自風以養。我看吊蘭，一根長長細藤上，兀自生發很多根鬚，都不在塵土裏，都在空氣中，根鬚生處，綠葉生焉，綠莖生焉。荷花高性，出淤泥而不染；蘭花更高性吧，本來就沒汗泥。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佛性常清淨，何處有塵埃。

也記不清是何年一掬草了，想來是許多年了。案牘不勞形，曾到一位大姐辦公室串門，那時她快要退休了吧，桌上不擺資料，不擺文件，美女嘛，桌子都擦得潔淨發光，卻有一株綠，爬出桌子，爬上窗子，綠意蔥蘢，開眼見綠，耀目得眼。一個粗惡漢子，對花花草草素來無感，便問大姐此草何名？大姐曰吊蘭，「送你一節吧」，大姐蘭花指持剪刀，細葉她裁出，從抽屜裏掏出一個信封，裝了些土，把枝條插入其中，玉手窩成玉壺，移交與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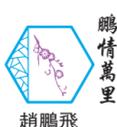
回家移交給堂客。也是蠻多年了吧，堂客時光都虛度，便與花草度，陽台上，協台裏，種了蠻多花草，我也叫不上名來。這枝蘭，之前，我也曾一日看三回，三回都不見長，也就不看了，及到前些日子，午睡醒了愁未醒，揉着眼睛，伏在窗上，看車如流水人如蟲，猛然聞得暗香浮動，才看到這盆吊蘭，活了，活成了一片盆裏的森林。一盆就是一個蘭森林，堂客竟然分了好幾個盆，協台上兩三盆，陽台上三兩盆，客廳L形角裏，也生了一盆。居幽蘭之室不見蘭生，不

聞蘭香，也是大對不起蘭花了。轉念想，蘭花不是客人，已是家人的存在，熟視無睹，無睹是因為熟視，那麼吊蘭也不會怪我的忽視吧。忽視乃熟視也。

有女初長成，你沒見到她已長成，或者某日，突然看到小女穿了新衣，你突然發現小女已長成，只是不知道她何時長成的。吊蘭也是這樣吧，吊蘭那身姿啊，纖纖細細，青青綠綠，若藤曼是其腰肢，那葉是其衣袂吧。我家吊蘭，堂客說是金邊吊蘭，長條如瓣的葉邊，兩條乳白色的線條，鑲嵌綠葉。這是銀邊吊蘭吧。我不懂花，很多漂亮的花，都叫不出名字。美女如花，裊裊娜娜打東風路走過，我只看那等在季節裏的顏容，我哪曉得她尊姓芳名。

美女是別人的，花是別人的，不曉得哪是正人。可是，在自家也不知，說不過去。那，給她起個名字吧，叫綠娥。阿貓阿狗，公主少爺都給起了名字，這香草美人，豈可無名？吊蘭，元朝謝宗可給起了名字，叫仙鶴：「並濟剛柔簇簇生，清風飄動顯金藤。翩躚仙鶴凌空舞，雪朵潔姿綻玉容。」仙鶴細長腳，獨立漠漠水田，吊蘭細長藤，曼舞微微清風，甚是形似，仙鶴高蹈，幽蘭高蹈，更是神似。謝詩人家吊蘭，非我家吊蘭，他家叫仙鶴，我家叫綠娥吧。姹紫嫣紅，人間百色，我也愛色，專愛綠色。綠娥曼妙，清風徐來，玻璃不興，而綠娥得天風消息，枝葉垂掛有如綠柳，作楊柳輕風舞，纖細之腰，綠闊葉裙，隨風擺拂。皇家是水晶瓶，那舞是纖便輕細，舉止翩然；寒家是白瓷盆，那舞也凌空波步，幽香若有。妙曼綠娥側，我心已不動，不想見中堂。

家裏還有其它花草，堂客歸來，我問她，何故沒牡丹？牡丹萬萬千，不來你家，奈何？奈何奈何不奈何，凌空舞綠娥，夠了。



趙鵬飛

京城多格格

到北京工作兩周。碰到星期六，早起繞着故宮跑步，從東華門跑到午門、神武門，再回到東華門，高高的宮牆外，放眼看去，盡是妝容相仿的格格和小主，妝容粉嫩，旗裝婀娜，舉手投足之間，看得出多半都是從《甄嬛傳》裏學來的腔調。也有不少年長的「太后」、「太妃」，着明黃或石青色吉服，站在大紅牆下，珠翠滿頭，一招一式，都是照着影視劇中哀家們的樣子模仿而來，舞台味濃郁。

宮牆外人頭湧湧，跑步的時候要不斷分花拂柳，見空就鑽，仍是跑不起來。尤其是東華門一帶，沿着護城河畔，尚未吐綠的依依楊柳下，格格小主們扎堆爭奇鬥艷，跟拍的攝影師們，不厭其煩指導調教，獨立河畔，一副弱柳扶風之姿；團扇遮面，滿是嬌俏照花之態。近距離欣賞了一段路後，用一句廣東話拿來形容很是貼切：觀音頭掃把腳。乍一看眾多格格小主旗頭造型飽滿艷麗，斗篷清雅秀氣，沒有一位穿與宮裝搭配的「花盆底」。

去年回西安，着漢服出行的人，隨處可見。女生舒袖大襦，髮堆烏雲，男生束髮雙帽，青衫翩翩，與這座城市沉澱的歷史遙遙呼應。以前，時

常在廣州地鐵上遇到裝扮成各種動漫人物的年輕人，會忍不住舉起手機來拍。勇於在幻想與生活裏自如切換的體驗，有一種很耐看的曼妙。

從古到今的服飾流變，背後的經緯恰恰是經濟結構與文化思潮。從絲綢織造到紋樣隱喻，一針一線折射出的是貿易網絡和意識形態。譬如漢服曲裾深衣的層層纏繞，是桑蠶養殖與提花機的普及。張騫鑿空西域，絲綢成為國際貿易硬通貨。譬如唐裝的高腰襦裙與披帛，是長安買東賣西的繁盛。武則天稱帝，性別觀念鬆動，服飾上的盛唐氣象巍峨錦繡。宋元的雅致恬淡，明清的簡潔清秀，無不透露出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互為借鑒。

我沒有勇氣着這樣的衣服在街上翩然過街，卻十分羨慕。對古裝影視劇人物造型的跟風模仿，固然是一種流行文化風潮，於個人而言何嘗不是內心豐富的外化呈現。我們這一代人，再上一代人，更上一代人，大部分還是羞於在人前追求過於外化的美。內斂是一種主動的保護色，群體生活裏中的謹慎表達看似下意識，其實是天性和經驗的雙向奔赴。這與時代給與普通人的表達載體有關，更與人的性格在時代文化暈染中形成的表達慾望有關。

無止境的科技創新，提供了一切可能性，包羅萬象的文化，賦予了審美取向的各種支撐。線上活躍的人，通常線下都傾向自閉，也要感謝科技創造的場景，讓偽外向的人有了釋放表達的廣袤田野。

穿衣吃飯是普通人再普通不過的生活重心，能隨心所欲地吃，和隨心所欲地穿，已經超越了很多人心。

《甄嬛傳》裏贏得上屆宮鬥的太后，有一句台詞，聽起來很普通，很值得咀嚼。她說，宮的貴人小女開得到處都是，等她熬到了一宮主位，我再見也不遲。

你品品。

●北京故宮東華門外，眾多着清宮裝束的「格格小主」們繞着宮牆拍照打卡。 作者供圖



林爽兒

在新光戲院找到的

近日一直在新光戲院

協助安排傳媒的事情，直到結束這一天。有趣的是，這12年間在新光戲院完全是無名無身份的小卒，想想也很好笑。不過能參與其中，無名無身份還是難得的機會，起碼別人沒有這種機會，12年人在人情仍在，感激了。

過往李大師有作品演出，我都會參與其中，其間能掛着工作人員的牌子，穿梭戲院的前前後後，上上下下，由於我從來沒有名分，但凡大師的製作有演出，我必會到場，在各工作崗位遊走，有趣的是從來沒有一個人問過我究竟是在幹什麼的？反正大部分人都認得我，知道我不是白撞，估計我是工作人員吧！所以從來不介意我到處遊逛、到處拍照。然而，這樣無名無分自由自在的工作，我還是非常喜愛的，因為我很愛看不同類型的表演藝術，我在新光戲院都找到了。



●新光戲台上留下許多回憶。 作者供圖



湯禎兆

《情書》魅力不衰之謎

《情書》的魅力歷久不衰，有很大程度與電影以外的因素有關。上映30周年紀念，在不同地區尤其是華人處所似乎掀起更大的回響，實屬一時的跨文化焦點現象。時維1995年，大家要緊記當年的日本遊，仍處於萌芽階段，而北海道的小樽對大部分外國人而言不啻屬化外之地。有趣的是，這種化外之地的想像，其實乃建基於陌生的熟悉感上。表面上好像「不可即」，但對海外觀眾尤其是當年的台灣、香港（同為1996年上映）及韓國（1999年上映）粉絲而言，絕對屬「可望」的「聖地巡禮」目的地。

《情書》中晶瑩剔透的純愛物語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不可能在自己土壤製作出來。但現實上它發生的地方，卻人人可到，可隨意任人建構屬於自己的《情書》牽連——此所以在後來的日子中，臉書上有大量的船見坡起伏（一時可媲美富士山），又或是天狗山的雪影，以及運河的玻璃風景等，在在填滿了彼此的「純愛」夢境，每個人都可以共同擁有美好的想像，成為各自心目中的藤井樹。

我覺得《情書》的先行，某程度啟發了後來《非誠勿擾》的策略——把《情書》的純愛主題反其道而行，以微婚（功能人工化）來抗衡純愛（自然無添加）；再以由地燃情（小樽）易為覓地造情（北海道道東），引來大量中國人出遊阿寒湖、知床及釧路等地，成為一時的旅遊熱點，甚至置業投資不一而足，其實屬同一邏輯的變形重鑄。

經歷30年，《情書》終由「不可即」卻「可望」，化為各人心目中的「可望可即」記憶燃情物，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。